

教育 部 统 编 《 语 文 》  
推 荐 阅 读 从 书

#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 著 徐 迟 / 译

经典名著  
口碑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 育 部 统 编 《 语 文 》 推 荐 阅 读 从 书

#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 著 徐迟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美)亨利·戴维·梭罗著;徐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ISBN 978-7-02-013795-4

I. ①瓦… II. ①亨… ②徐…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8182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李思安 崔欣晔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4 千字

开 本 65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页 1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795-4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导 读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生平十分简单,也可以说十分不简单。他生于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风光美丽的康科德城。这使他颇为自豪,该城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地点。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刚好合适”,刚好是美国知识界极为活跃的年代。当时的康科德城燃烧着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在梭罗的青年时期,著名的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sup>①</sup>,已经在康科德发表演说,撰文,出书,鼓吹卓越的人,给予梭罗的影响很深。

他的家庭境况比较困难,但他还是进入了哈佛大学。一八三七年毕业,跟他的哥哥约翰一起在家乡的一家私立学校里教了两年书。对他,学生们都表示爱戴,他经常带着他们在户外授课,野餐,让学生们受到以大自然为讲堂、以万物为课本的生活教育。他被一位朋友称作“诗人与博物学者”,并非过誉。他的生活和知识是丰富而渊博的。

---

①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

一八三九年，他们兄弟俩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航行了一个星期，后来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河上一星期航行的记录。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他一路上的探索沉思以及他的学识和文笔使他写出一篇有名的旅行记，精雕细刻，他写了十年才拿出来。

那时，他像爱默生那样，在康科德学术讲座上，做过多次演说，但并不受欢迎。一八四二年，约翰不幸病逝，从此亨利离开了学校。没有固定的职业，一八四三年他住到了爱默生家里，一边照顾这位晚年的大作家，一边在他的身旁研究他的思想。那时他也给爱默生主编的《日晷》季刊写过稿子。稍后，他到了纽约，到爱默生兄弟的家里居住，希望在那里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但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能被人喜爱，靠写作维持生活也不容易，不久又回到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在家里帮助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又放弃了这项营利的事业。

一八四五年里，他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三月底他借来一把斧头，跑到城外，在瓦尔登湖边的森林中，开始伐木。七月四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sup>①</sup>，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木屋中，他观察着，倾听着，沉思着，梦想着，独立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记录了他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他在自然界里得来的阅历和经验。可是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隐士生涯。他的目的是探索人生，批判人生。他并不是逃避人生而是走向人生，并且也曾以他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在认为已达到了他的目的时，他就走出森林，回到了城里。

就是在瓦尔登湖滨独居时，有一个晚上他到一个鞋匠家去补鞋，忽然遭到逮捕，并被拘禁在康科德的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支付人头税。他已经拒付了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

---

① 7月4日，美国国庆。

意。第二天因为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了。释放出来后，他还是到鞋匠家里，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和一群朋友跑到两英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看不到什么州政府的越橘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在一八四九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论文《公民不服从》。在其中，他认为好政府自然有利于人民，更不会去干扰人民，但所有的政府还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拒绝支持它。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以此表示抗议，表示他不愿意服从这样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反抗的抵制它的权利。《公民不服从》这篇论文对后来以绝食方式对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主义”有很大作用；对托尔斯泰“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启发；对罗曼·罗兰也曾有一定的影响。

梭罗一生都是反对美国的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黑奴逃亡。继一八四五年的抗议之后，在一八五一年和爱默生一起积极支持了约翰·布朗<sup>①</sup>的反对蓄奴运动，一直到一八五九年十月三十日布朗被判绞刑，梭罗在康科德市会堂发表演说《为约翰·布朗请愿》。布朗死后，当地拒绝给布朗开追悼会，梭罗亲自跑到市会堂去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会议。梭罗关于约翰·布朗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强烈的政治论文。这期间，梭罗得了肺结核病，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州作了一次医疗性质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己知道已不久人世了。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他的三十九卷日志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文章发表在《大西

---

① 约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美国废奴运动的杰出组织者之一，因协助奴隶逃跑而被判处绞刑。

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死于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其时还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八四九年自费印刷出版了《康科德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印了一千册，只售出二百十五册。送掉七十册，存书都堆在家里，因此负债，好不容易才还清。一八五四年出版了《瓦尔登湖》，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相反地，受到詹姆斯·洛厄尔<sup>①</sup>以及罗伯特·路易·斯蒂文生<sup>②</sup>的讽刺和批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部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它已成为美国文学中一本独特的书，一部世界名著。他一生写了三十九卷手稿，都是他的日志，或者说就是日记，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和思想，理想和信念。它们是他的生命的精髓，给他的文章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在世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死后收集成书的有《旅行散记》（出版于一八六三年）、《缅因森林》（出版于一八六四年）和《科德角》（出版于一八六五年）等。

《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恬静的书，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但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了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有位爱德华先生特地跑到克拉克岛上去问他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但这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山林的茂密翠绿；也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能启发人。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似乎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其实，至今还能留下来的过去的名著，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在向前运动的。他们的作者是人类的接力跑中的一个个选手。这就是它们和他们的价值所在。本书十分精深，不

① 詹姆斯·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美国诗人，散文作家，外交家。

② 罗伯特·路易·斯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英国小说家。

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爱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够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不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的污染使得人们重新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静的清新空气。梭罗的书自有一些可取之处。他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徐 迟

## 目 次

导读 .....	1
经济篇 .....	1
补充诗篇 .....	68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	70
阅读 .....	86
声 .....	97
寂寞 .....	112
访客 .....	121
种豆 .....	134
村子 .....	146
湖 .....	152
倍克田庄 .....	175
更高的规律 .....	183
禽兽为邻 .....	194
室内的取暖 .....	207
旧居民;冬天的访客 .....	222
冬天的禽兽 .....	235
冬天的湖 .....	245
春天 .....	259

结束语 ..... 277

知识链接 ..... 290

## 经济篇

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其中大部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

要不是市民们曾特别仔细地打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会这般唐突，拿私事来渎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说我这个生活方式怪僻，虽然我根本不觉得怪僻，考虑到我那些境遇，我只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呢。有些人则问我有什么吃的；我是否感到寂寞；我害怕吗，等等。另一些人还好奇得很，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人，家大口阔，想知道我赡养了多少个贫儿。所以这本书在答复这一类的问题时，请对我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给以谅解。许多书，避而不用所谓第一人称的“我”字；本书是用的；这本书的特点便是“我”字用得特别多。其实，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如果我的知人之深，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我就不会畅谈自我，谈那么多了。不幸我阅历浅陋，我只得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但是，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

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对于清寒的学生，或许特别地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是会取其适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削足适履的；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对一个人有用。

我乐意诉说的事物，未必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sup>①</sup>人，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sup>②</sup>的居民，关于诸君遭遇的，特别是关于生逢此世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哪；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我在康科德曾到过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的惊人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在烈火的上面倒悬着身体；或侧转了头望青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是扭转的，所以除了液体，别的食品都不能流入胃囊中”；或者，终生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株树下；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他们独脚站立在柱子顶上——然而啊，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惊肉跳。赫拉克勒斯<sup>③</sup>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因为他一共也只有十二个，做完就完了；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邻人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这样的赫拉克勒斯的忠仆，用

---

① 即夏威夷群岛。

② 美国东北部六州总称。马萨诸塞州在其内，是英国清教徒最初移植之地。

③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

一块火红的烙铁，来烙印那九头怪兽，它是被割去了一个头，还会长出两个头来的。

我看见青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他们的不幸是，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他们不如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给他们喂奶，他们倒能够看清楚了，自己是在何等的环境辛勤劳动。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定了，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他们不能不过人的生活，不能不推动这一切，一个劲儿地做工，尽可能地把光景过得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永生的灵魂啊，几乎被压死在生命的负担下面，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sup>①</sup>，还要推动上百英亩土地，锄地、芟草，还要放牧和护林！可是，另一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固然没有这种上代传下的、不必要的磨难，却也得为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委屈地生活，拼性命地做工哪。

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躯体，大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经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胠箧的盗贼。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者不明白，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据说，杜卡利盎和彼尔在创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背后去。<sup>②</sup>诗云：

---

①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有三千头牛，牛圈三十年没有打扫，赫拉克勒斯引阿尔甫斯河水，一天就把它冲洗干净了。

② 据希腊神话，洪水过后，世上只剩下杜卡利盎和彼尔两个人，于是神示意他们把母亲的骨骼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他们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石头是母亲的骨骼，就照办了。每一块石头扔到背后都变成了人。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simus origine nati. ①

后来,罗利<sup>②</sup>也吟咏了两句响亮的诗:

“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

真是太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一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去。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用于采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间最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不经常绞尽脑汁吗?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先要免费地使他穿暖、吃饱,并用我们的兴奋剂使他恢复健康。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保全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能如此温柔地相处。

读者之中,这些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有人是穷困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有时候,甚而至于可以说连气也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不能为那吃下肚的全部饭食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着付出钱来,好不容易忙里偷了闲,才能读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你们这许多人过得是何等低

① 拉丁文:从此人成为坚硬物种而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来历。

② 罗利(Walter Raleigh,1552—1618):英国航海家、政治家、作家。

卑、躲来躲去的生活啊，这很明显，因为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利了；你们时常进退维谷，要想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的所谓 *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中，可不是有些钱币用铜来铸的吗；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偿清，又一个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模样，这才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允许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塞进了一把钱币，或者塞在银行的砖屋里，那里是更安全了；不管塞在哪里，塞多少，更不管那数目是如何地微少，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

有时我奇怪，何以我们如此轻率，我几乎要说，竟然实行了罪恶昭彰的、从外国带进黑奴来的奴役制度。有那么多苛虐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的监守人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监守人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是最最坏的。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呢？请看他们匍匐潜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毫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不朽的，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正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

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sup>①</sup>来促进呢。再请想一想，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以便临死之日用，对她们自己的命运丝毫不关心！仿佛蹉跎时日还无损于永恒呢。

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又不觉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与资料时，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而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但还会有人认为是乌云，可以将一阵甘霖洒落到大地上来。把老头子认为办不到的事来试办一下，你往往办成功了。老人有旧的一套，新人有新的一套。古人不知添上燃料便可使火焰不灭；新人却把干柴放在水壶底下；谚语说得好：“气死老头子”，现在的人还可以绕着地球转，迅疾如飞鸟呢。老年人，虽然年纪一把，未必能把年轻的一代指导得更好，甚至他们未必够得上资格来指导；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却也已大有损失。我们可以这样怀疑，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实际上，

---

① 威勃尔福司(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在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

老年人是不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给予年轻人的。他们的经验是这样地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已经是这样地惨痛的失败过了，他们必须知道大错都是自己铸成的；也许，他们还保留若干信心，这与他们的经验是不相符合的，却可惜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没有听到过老长辈们一个字，可谓有价值的，堪称热忱的忠告的。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也许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什么中肯的意见了。这里就是生命，一个试验，它的绝大部分我都没有体验过；老年人体验过了，但却于我无用。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用任何经验，我一定会这样想的，这个经验嘛，我的老师长们可是提都没有提起过的呢。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是活不了的，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了他的一部分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条正是用蔬菜供养了它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最没办法的病人中间，确是生活的必需资料，却在另一些场合，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有人以为人生的全部，无论在高峰之巅或低陷之谷，都已给先驱者走遍，一切都已被注意到了。依照爱芙琳<sup>①</sup>的话：“智慧的所罗门曾下令制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家的地上去拣拾那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你乱闯的，并曾规定多少份橡实属于邻人。”希波克拉底<sup>②</sup>甚至传下了剪指甲的方法，剪得不要太短或太长，要齐手指头。无疑问的，认为把生命的变易和欢乐都销蚀殆尽的那种烦慊和忧闷，是跟亚当<sup>③</sup>同样

① 爱芙琳(John Evelyn, 1620—1706)：英国作家。

②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公元前 460—约公元前 359)：希腊名医，西方医学的始祖。

③ 亚当(Adam)：《圣经》中人类的始祖。见《圣经·旧约·创世记》。